指尖上的争吵

□蒋骁飞

以前，人们吵架大多面对面。现在手机流行，两个相距千里的人，通过手机上的交流软件，就可以吵得面红耳赤，甚至让彼此感情破裂。有人把这种隔空怒怼，形象地称为“指尖上的争吵”。

关于“指尖上的争吵”，一位心理学家设计了几句具有挑衅性的话语，找了100个人分成了两组，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第一次，他是面对面分别对50人逐一说出这些话语的——其后，有人拒绝与心理学家继续交谈，转身离开；有人淡淡一笑，提醒心理学家不要伤害他人；也有人面带怒色，严厉地指责心理学家……

第二次，心理学家通过交流软件分别把这些话发到了另外50个人的手机上。其中，有30多人立即给予了激烈回击；有几人甚至回复了几句更具侮辱性的话语后，毫不客气地把心理学家拉黑。随后，心理学家通过手机软件向这些人逐一作了道歉，但有极个别人仍不依不饶……

心理学家发现，同样的话，在手机交流软件上说和面对面说，有时候效果很不一样，引发的反应也差别巨大。特别是挑衅性、指责性或批评性的话语，通过手机上说，双方情绪反应容易失控，加深误解，让人际关系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

网上有人说：“吵架不要在手机上吵，如果不得不吵，那一定要见面吵。因为见面的时候，你一定说不出那么难听的话。在手机里，我们往往总禁不住喜欢说气话，可气话说过后大多数会让人后悔。”

没错。两个人在手机上吵，往往看不到对方的表情和动作，听不到对方的语气和声调。而表情、动作、语气和声调是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情感信息，而当这些东西被手机屏蔽掉后，误解、怀疑、怨恨便会火承风势，越燃越烈。

从“阿月浑子”变“开心果”的秘密

□陆勇强

被高档手表“拉下马”的官员真有不少。一只手表的功能，无非只是计时，但它的价格低则上万，高则几十万元，到底是什么让它做到价值不菲？其实是背后的价值观，价值观可以决定价值。

说一个大家都经历过的故事，二三十年前市场上是没有洗发液这种产品的，有头皮屑非常正常，但广告商很厉害，在电视上、报刊上不停宣传头皮屑的危害，让大家知道有头皮屑是一件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结果，洗发液大行其道，现在的超市里，有了各种各样的洗发液，男士的、女士的、润发的、养发的……创造价值观的营销，这是世界上最高超的营销。

高档手表的功能自然不只是计时，而有身份、地位等方面的证明功能，换言之，它也创造了自己的“价值观”。一件商品一旦有了它的“价值观”，价值连城也有可能。

譬如钻石这种矿物质，不过是一块金刚石，比它坚硬的物质这个世界上仍然还有，为什么一克拉价值上万呢？这里面仍然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这块石头最初大都由皇室人员拥有和使用，被赋予“尊贵”、“权威”的象征。后来人们用钻石来象征爱情的永恒，即所谓“爱情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结果，现在一些年轻男女要结婚，没有一颗钻石，似乎那就成了一件非常不完美的事情。

钻石“风行”中国市场，其实也就是这十几年间的事情。早些年中国人结婚，有“旧四样”、“新四样”之说，无论是“旧四样”还是“新四样”，无非是手表、自行车、电视车、缝纫机之类的以生活实用为主的商品，但从实用价值来说，钻石对一个家庭来说，除了有一点象征意义，真的百无一用，拥有了它，并不见得爱情可以恒久远，但年轻男女都可以为了它，即便打肿了脸充胖子也要拥有它。

“价值观”真的非常可怕。高明的商人，从来不先销售产品，而是销售他的价值观。用小米手机的，都是“手机发烧友”；用苹果手机的，大都是“小资”，这背后其实都是“价值观”的销售，“土豪金”苹果手机的营销更是“用心叵测”。“土豪”是中国特有一个词汇，只有中国人最懂，以“土豪”来命名一款手机，苹果公司真的太了解中国了。

还有一种商品也特别有意思，那就是开心果，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坚果，但现在也真奇怪了，凡是办喜酒、逢年过节，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这种果子就会上桌，而且这十几年来，价格一直非常坚挺。这好没道理啊，与它差不多的果子有核桃、香榧、花生等等，为何开心果可以上得了厅堂，其实大家都明白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好名字。

开心果原产西亚地区，原名其实叫“阿月浑子”，为它取名“开心果”，然后把它引入中国的人真的非常厉害。这真的是先有“价值观”，然后才有价值，如果它仍旧叫“阿月浑子”，这世界上估计又多了一样“难卖”的农产品。

短句

□小青

汇丰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网络透支消费的便利和无节制的网购，使得“90后”的平均负债额是其月收入的18.5倍。有人感叹：“这届年轻人真敢穷。”

在中国，有一种游戏叫“吃鸡”，有一种穷困叫“吃土”，有一种围观叫“吃瓜”，有一种待客之道叫“吃好喝好”，有一种狂妄不羁叫“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中国人爱吃，还擅长在“吃”中悟出哲理

（英）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认同完全受制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评价。

古龙小说《英雄无泪》：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充满了自卑，他往往会变成一个最骄傲的人。

日本电影《小偷家族》台词：如果说爱你，还打你，那一定是说谎；如果爱你，就会像我这样紧紧抱住你。

日本电影《如父如子》台词：表现好的地方都归功于“血缘”，看不顺眼的地方都是“教养”不善之过，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就通通推给别人，这与他深恶痛绝的父亲如出一辙。

网友对一地鸡毛的生活的最新诠释：别人发财我发胖，别人加薪我加班，别人脱单我脱发。

尼采：在疼爱你的人面前，你是孩子。在不爱你的人面前，你是条汉子。

木心：我追索人心的深度，却看到了人心的浅薄。

木心：当愚人来找你商量事情，你别费精神——他早就定了主意。

每次发脾气前要先这么想想：想想有没有人会惯着你。据说这个方法可以制怒。

经常出现的四个“不”：余额不足、流量不足、电量不足、积分不足。

导致我肥胖的三大原因：20元起送，30元满减，第二份半价。

生活就像一碗汤，里面有各种料，而最多的料是世事难料。

好看的锁骨千篇一律，有趣的肚腩弹来弹去，各有各的魅力。

理想是花前月下，现实是花下月钱，理想和现实其实差距很残酷。

“谁喜欢音乐，向前走三步！”排长发出命令。

六名士兵走了出来。

“很好，现在请你们把这架钢琴抬到三楼会议厅去。”

骗子：“你好，你有一张法院的传票。”

我：“我从来不坐船啊。”

骗子：“不是船票，是法院的传票。”

我：“我去法院也不用坐船。”

骗子：“这个传票不是交通工具的票，是法院的传票。”

我：“去法院还要买票？”

骗子：“不是门票，是传票。”

我：“我说了我不坐船。”

骗子绝望地挂了电话。

逛夜市，看中一个木头雕像，摊主报价120元。我因为实在喜欢，也没还价，先扔了张20元的，摸口袋准备再拿张100元的，只见摊主迅速捡起那张20元，说：“20元就20元！”

甲：“最好的睡眠是婴儿般的睡眠吗？”

乙：“当然不是，是婴儿他爸般的睡眠。”

腕式计步表的带子断了

□（澳大利亚）达仁·鲍克　夏建清　译

昨天晚上，我脱下腕式计步表时，弄断了表带。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每天都要走至少一万步，总共只有五天例外，那五天，是我待在医院里的时光。我为自己每日的这一习惯而自豪，所以，不想中断这一常规，计步表没法戴，会影响我的这一习惯，我得赶紧把表带修好，或者买只新的。

今天，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自己空空的手腕，感觉一种难言的失落，尽管有时我有些偏执，不过还好，没有了这个小器物，我照样能活。

其实，我们很容易陷入小器物依赖的泥淖，受到它们强有力的控制，而不是我们来控制这些小东西。不是吗？我们连吃饭的时候都在使用智能手机，连睡觉的时候都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我们沉溺于观看喜爱的连续剧，可以放下其他的一切，如果我们手头一旦没有了这些小器物，我们会焦急万分，不知所措，像丢了魂一样。

其实，一切并不应该如此，我们还是能够重新控制这一切的。不妨试一试将你的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数个小时；周末不去看邮件，把注意力放在你身边的人和事上。

等我下班回到家时，我可爱的夫人将换了表带的计步表交给我，我立即戴上，吃完了晚饭后就出去遛狗，直到超过了一万步我才回家。

我……

名士是何物

□英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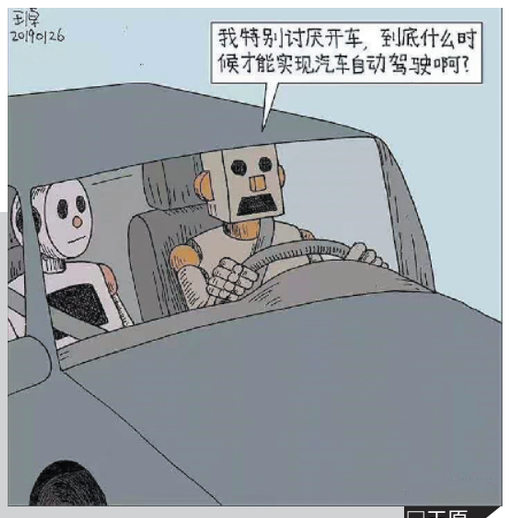
《板桥杂记》记一青楼女子刘元：“佻达轻盈，目睛闪闪，注射四庭。曾有一过江名士与之同寝，（刘）元转面向里帏，不与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为名士耶？’元转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几文钱耶？’相传以为笑。”

冯友兰说过：“什么都有假的，有假君子，亦有假名士、假英雄。”又说：“假名士不是名士，是无行文人。”名士如今也还有的，或者是更多了，名士派的人物和名士气的文章，我们都见得不少，但这名士是真的假的就不知道了。

陈继儒的《岩栖幽事》里有一句，是说世上所谓高僧的：“僧要真，不要高。”眉公文章老手，轻轻一针见血。名士怕也是如此：士要真，不要名。

做真名士是要身上有真东西的。在古人那里，原是有真名士的，像陶渊明，像苏东坡，他们都有真文字、真胸襟、真风骨，自然就“是真名士自风流”。而假名士就是少了一个真字，只好靠装，在做人上装，在文章里装，且自以为装得很像，“汝不知我为名士耶”？

冯友兰说得不错，什么都有假的，尤其今日之世，除了妈妈没有假的。假的偏当红，偏受膜拜，真的偏寂寞，偏成异类。世人不识真假，又最可嗟叹。



机器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汽车自动驾驶啊”（幽默画）

□王原

本版统筹/梁力

化雨春风润芝兰

——忆我的老师乐天宇教授

□李时平

今年1月6日上午，湖南九疑山细雨霏霏，寒气逼人，宁远县委、县政府在此举办大型纪录片《人民教育家乐天宇》启动仪式活动。

乐天宇教授是我党早期革命活动家、农林科学家、教育家。“创业从来不畏难，先生独上九疑山”，他八十高龄在九疑山自费创办的九疑山学院，被誉为“新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

他也是我的恩师。因我是该校前三届直接受他耳提面命、亲手栽培的学生之一，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今年1月20日是他的119岁诞辰日，岁月如水，时光匆匆，他离我们日渐远去，但我对集慈父、严父一身的老师的怀念感恩之情，却与日俱增，难以自抑。

时钟回拨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距今整整39年前，他不惧年高体衰，放弃京城颐养天年、舒适的生活条件，回到宁远九疑山区，立志要办三件大事：一是建立斑竹自然保护区；二是修复舜庙；三是创办九疑山学院。以上三件事，特别是他竭尽所有创办学院之举，得到他的老友、开国上将萧克将军等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和北京农大等教育科学界专家教授的大力支持，诚如萧克将军对乐老兴学之举评价所说的那样：“乐天宇同志之所以选择九疑山来兴建学院是有他的卓识和远见的，是有深远意义的。我认为九疑山学院的创建是一伟大的创举，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先声，九疑山学院的兴办和继续办好，将为我国教育事业闯出一条新路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祖国建设极需人才，而高考录取率极低。此时此刻，乐老从其丰富的革命实践和多年从事党的教育事业的经验，决心要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闯出一条新路子，创办一所“八十年代的抗大”，送一所大学进九疑山老区，为湘南山区培养人才。

乐老兴学之举震动、感动、感召了社会各界，羊城晚报社更是一马当先。时任总编辑的吴有恒派出骨干记者远赴九疑山采访，多次大篇幅宣传报道乐老和九疑山学院，不但各方学子纷至沓来，还得到社会各界高度赞誉、支持他的办学义举。许多读者通过羊城晚报社，纷纷捐款捐物，也有一大批全国各地的教授学者甚至不取报酬，自愿上山任教多年，如广州的秦桐华、武汉的屈翠云、北京的刘淮、湖南祁东的管锄非等一批老师。

羊晚记者周文韶当时撰写了多篇有分量的报道，与乐老结下情谊笃厚。2002年他重上九疑山，这距他当年采访乐老整整20年了，他在《羊城晚报》副刊上著文，深情地回忆道：乐老常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真善美的事物才是永恒的。……如今你的同路人已培育六千弟子，他们遍布全国各地，在各行各业生根开花结果，你创办的这所大学被有关部门称为“全国第一所民办大学”。当年的摄影记者蔡俊荣更拍出了“煤油灯下新一代”的照片，获得1984年主题为“祖国颂”摄影大赛一等奖，成为折射上世纪八十年代青年艰苦求学情景的经典之作。

我当时就是读了湖南《年轻人》杂志上的“九疑山下的特别大学”一文后，才投奔乐老门下求学的，有幸通过学院文史系本科的入学考试后，在此度过令我终生难忘的三年学习时光。记得当时我父亲还高兴地赋诗《七律·勉儿》：“莫作无知处世难，兼程九疑路漫漫。韶华荏苒催头白，岁月蹉跎引众谗。挂角负薪排室困，偷光映雪克家寒。历朝勤学人多少，青史垂名后起看。”

乐老是建国后北京农大首任校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一级研究员，享受副部长级行政待遇，工资是一级教授的标准，文革之后他恢复了上述待遇，补发了五万多元工资，全国政协还分一套大面积的房。但他补发的工资不自己花，分给的大房子去退掉，拿着补发工资和节省的房租来九疑山办学。当时的九疑山一不通路，二不通电，三不通水，舜庙烂兮兮，午门殿四面来风，但是他来了，真有当年民歌描述的“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气势，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我亲眼所见乐老在九疑山生活情景：住的是“风雨楼”（舜庙午门楼），佝偻着腰爬上爬下；吃的是饭堂简单的伙食，与员工一样的，有几粒饭掉桌上都要捡起来吃下去；他的办公室兼卧室用的办公桌都是几片木板钉起来的，床铺被盖也是非常简陋的。这样的生活条件，他却栉风沐雨、甘之如饴，有乐老这标杆，我们在人生道路历经些风雨磨难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创业艰难百战多”，乐老当年虽已八十高龄，但教学、校务、建校诸事事必躬亲，劳心劳力，几百人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人员成分都要亲自审核面试，建教学楼都要亲自设计、亲自部署，亲自督促，在建校的打砖厂的一头水牛吃没吃草都要亲自过问，岂能不累坏？1984年7月5日晚，在即将启程赴京与北京农大商谈合作之际，他因脑溢血倒在“风雨楼”简陋的卧室里，再也没有醒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一批深爱着他、而他又十分牵挂的学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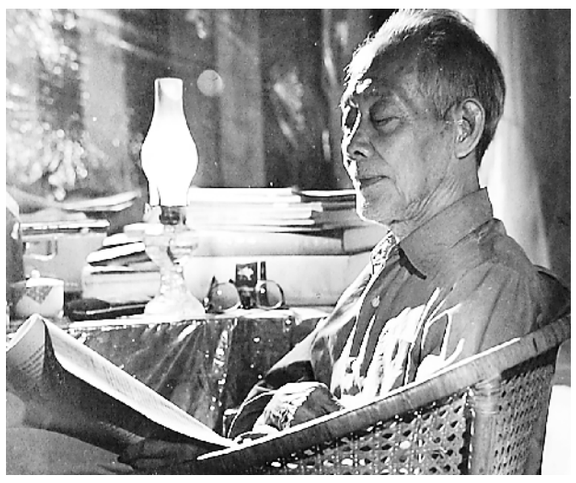
1984年8月21日，他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萧克、钱学森等二百多人前来为他送别。不久，部分骨灰按他的遗愿撒在九疑山舜源峰麓，他老人家真正永远与九疑山青山绿水融为一体。

乐老二十岁左右就追求共产主义理念信仰，从事学生运动和农运，是中共北京农大党组织和北京西郊区委负责人，后又回湖南组织农运，担任宁远农协委员长，“马日事变”后被抓去坐了三年牢；1939年在延安任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主任和陕甘宁边区林务局局长，提出并参与开发南泥湾等地的规划，使昔日的“烂泥洼”变成陕北的“好江南”；建国前夕还作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代表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文革之中，受到不公正对待，发配去广西、辽宁的“五七干校”劳改，时逾七十高龄，受尽磨难。纵观乐老的人生，跌宕起伏，艰辛备尝，但他对党的信仰信念不渝；对人民的教育事业一片痴心，到了耄耋之年佝偻之身还独上九疑山办学。当时来学院考察的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第甫赋诗称赞乐老：“多年欲上九疑山，几度南来杂务繁。忽报乐翁悬绛帐，料定舜帝喜开颜。文盲易被神权误，学识分清派性奸。哺育青年勤俭读，为民服务苦犹甘。”

正是因为乐老教授独具慧眼，勇于创新，含辛茹苦创办九疑山学院；正是因为有父辈们的殷殷嘱托，望子成龙，节衣缩食，支持求学之举；正因为有一大批老师精心哺育和同学们的相互帮助，也因为遵循乐老亲自制定的“贵自学、敦品德、勤琢磨、爱劳动”校训而努力学习，到1985年7月第一届学生顺利毕业之际，全国各地用人单位闻讯纷来学院索要各专业毕业生。当时经我联系韶关市人事局，并以中共韶关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不仅本人被录用到中共韶关市委办公室工作，还安排了61名中文、医学、农林生物的同学到韶关工作。

距乐老仙逝34年后的今天，可以告慰乐老的是，虽然我们九疑山学子未能实现您说的“九疑山学院以后要培养出一两个毛泽东式的学生”的期望，但也在各行各业中涌现出卓有成绩的人物，有作家诗人书画家，有文化传媒翘楚，有农林科技的专家，有民营企业的精英，有奉献在教育第一线的好教师。还有白求恩式的好医生乐衡秀，她参加远赴非洲莱索托王国两年援外工作，成绩卓著，救援了一大批危重病人，填补当地医院治疗的空白，为我国医疗在当地赢得了声誉。2013年8月15日，她荣获“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还有其他千千万万受乐老哺育熏陶的九疑山学子们，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

我相信，如果乐老九泉之下有知，他一定会欣慰地笑了。



◀乐天宇教授在九疑山学院『风雨楼』

原羊城晚报记者蔡俊荣摄

“乡音”征文 作品选登

冬天的雪里蕻

□钟秀丽

在冬天，能够罩住整个菜园的，恐怕只有雪里蕻了。

最初知道它有这么美的名字，是在钱红丽的文字里。她的一日三餐中，常常不落下的就是一盘清炒的雪里蕻。我一直纳闷，到底是哪种大家闺秀般的菜，才配拥有这么诗情画意的名字？后来证实，雪里蕻其实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大菜”，一种极普通极好种的青菜，天天出现在我们的日常里。

给它取名“大菜”，大抵是因为它的个头比较大的缘由吧。这就好比以前在农村，随便给自己的孩子取个“阿猫”、“阿狗”的名，好记，贱养。

说它贱养，一点也不假。别的菜在冬天的时候都是畏首畏尾。唯独它，专挑这个季节闪亮登场。那架势，是任何风霜雨雪都抵挡不住的，反而在严寒里，更加的热烈奔放开来。

把雪里蕻的菜籽随意地撒下地，在冬日黄昏里，泼几瓢水，慢慢洇下去，不几日，便冒出芽头。嫩绿油实的小菜秧挨挨挤挤地在一块，看着令人欢喜。过几日，便可把它们一棵棵整齐地分而栽之，然后用水和着肥粪，一天天挨个去浇这些小菜秧。这些可人的小菜秧，一天一个样，汲取着养分，也汲取着日月光华，在你不经意间，就“碧玉妆成一树高”了。看着这些飒爽英姿的大菜们在冬日里迎风昂首，似乎听到了排列整齐的绿色方阵在引吭高歌，场面要多壮观就有多壮观。

但凡吃过大菜的人都知道，经霜后的大菜，吃起来更加的甜软、可口。想必是它们有博大的胸怀，把夜间所承受的风霜雨雪，统统吞咽在内里，明日里再经受艳阳的洗礼，一天天下来，承受的风霜雨雪便转化成了甘甜蜜汁，储在瓷实饱满的茎叶里了。切一把经霜后的大菜清炒，猪油蒜粒先下锅，直至蹦出欢快的香味，再把大菜倒至锅里，几个回合后便翻山倒海地软下来，起锅装至盘里，白碧相间，格外脱俗，活脱脱一盘能撑得起大场面的雪里蕻。

在冬天，大菜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变成咸菜。做咸菜的大菜需是褪尽身上所有的养分才可用，这样做出的咸菜才耐久，甘甜爽口，不苦涩。一排排褪肥后的大菜被砍下来，齐刷刷地摆放在菜畦边、田坎上、小径旁，它们静静地候在那里，吸纳上几天的冬日暖阳后，便乖乖地绵软下来，任由主人在身上撒盐粒，来回揉搓，之后就在坛里瓮里静候整个冬天了。这里边整个过程是孤寂的，冷清的。就像是不再年轻的我们，懂得了剔除身上的欲念和戾气，懂得了渐渐地把心收拢，一点点往里活，活得亮堂，不杂乱了。

终于知道了它们是大菜，也是雪里蕻，不论在菜园里还是在菜肴上，都能雅俗共享；也终于知道了，在冬天这样平缓的光阴里，也要像它们一样，把一颗心细致地养起来。

编者按

本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文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投稿请发至邮箱：hdjs@ycwb.com，并以“乡音征文”为邮件主题，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身份证号。

统筹/胡文辉